

邻里花园

这里藏着基层治理的朴素答案

■ 记者 张立平 孙启明 摄影 翁涛

一栋栋高楼鳞次栉比,热闹的街巷、成片的绿地、小区内车辆往来穿梭……从外部看,津南区咸水沽镇丰收路社区是一个标准的城市社区。进入小区,邻里间又透着热乎劲儿,今年中秋节,邻居们聚在一起,月下邻里宴,观影话团圆。

很少有人知道,曾经困扰这个社区十余年的治理难题,就隐匿在楼下一块块菜地里。

2014年,咸水沽镇刘家码头村、头道沟村等5个村迁入新旭园、新祥园小区,总计5000余人入住社区。村民们上楼了,可延续了一辈子的农耕习惯、扎根心底的土地情结,并不会随着一把房门钥匙的交付彻底消失。

城市如何安放乡愁?村民如何认同并遵守社区规则?基层治理,如何找到温柔的平衡?一块方寸菜地,承载着城镇化转型最真实的民生考题,也藏着基层治理最朴素的解题答案。记者多次走进丰收路社区,以该还迁社区为样本,记录一段历时十余年的城乡观念磨合与双向和解。



社区居民一起打理“邻里花园”的山杏树。

1 住进楼房,放不下那把锄头

入住短短数年,新祥园、新旭园草坪大面积退化,露出光秃秃的土地。慢慢地,这些无人打理的地块,被居民们一点点开垦出来,种上了大葱、韭菜等农作物。据一些居民回忆,最严重的时候,很多楼栋下面都种上了菜,从高层俯瞰,地面犹如被打上了一块块形状各异、深浅不一的“补丁”。

没有灌溉设施,老人们便拎着水桶,一趟趟从楼上接水下来浇地。邻里之间纷纷跟风:你种,我也种!

“种了一辈子地,看它荒着,难受!”

“不种菜,种嘛呢?不种菜,地上长的都是草。”

在老一辈还迁居民眼里,地就该有地的样子,就该用来耕

种,种菜不是破坏,是合理使用。

可在一些年轻住户看来,这番景象难以接受。“小区公共绿地,不是谁家的自留地!”“你一块,我一块,非要刨开种菜,这小区还像什么样子?”

一边是“土地不可撂荒”的乡土信条,一边是城市社区的公共底线——公共空间不容私人侵占。两套截然不同的生活逻辑,在这一畦畦青菜之间,持续碰撞,长期对峙。

2020年底,青年干部张丽媛调任丰收路社区党总支书记、居委会主任。整治私垦菜地、规整小区环境,是摆在社区面前的首要难题。初期,社区沿用传统治理方式,社区、物业

工作人员,联合综合执法部门开展集中清理整治。有居民还记得那时清理的场景——社区工作人员刚一到现场,就有老人拦在菜畦前,说:“别动我的菜啊,我心脏不好受!”还有人反问:“别的小区都让种,为嘛咱小区不让?”

也有居民并未激烈对抗,嘴上爽快应下,但整治行动一过,又悄悄复种。

争执不只发生在社区工作人员与居民之间,同一栋楼的邻居,也常常因为菜地问题起口角。楼下种菜,楼上嫌蚊虫多、异味大;邻里地界交错,还会为菜畦边界发生争执。

拔了又种,清了又长,一轮轮集中整治,陷入周而复始的拉锯。

4 城市社区,放得下乡愁

上楼易,安心难。规则能够快速建立,人心与情怀却需要长久涵养。

农民上了楼,进了城,一代一代延续下来的乡情和乡愁,不能就此割断。城市需要这份乡愁。让乡土生活、淳朴人情、土地情怀在城市社区找到安放之地,是一座城市最朴素的包容与善意。

去年国庆节,丰收路社区广场上张灯结彩,一场百家宴热闹闹开了场。社区原本计划筹备10桌、共计100人的规模,没想到一下子来了200人。周边商铺主动捐出食材,家家户户端出拿手好菜,长桌之上,菜品琳琅满目,酱色汤汁裹着时蔬,油亮的肉饭冒着热气,大家围坐在一起品美食、唠家常。一位大姨笑着说:“以前在村里,谁家做了好菜都互相送。现在住楼房了,百家宴又把这份情找回来了。”

为了留住这份情,社区还打造了“微光”便民服务站。这是一个以20世纪80年代为背景的空间,老式电扇、老家具、缝纫机,全是居民们捐来的老物件。虽然名为服务站,但这里更像一间邻里公共客厅。

“这物件我家以前也有”“那时候的生活真难忘”。借着回忆,街坊们情不自禁地聊起家常,情感近了,原来在村里的热乎劲儿又回来了。

每个月,丰收善行志愿服务队都在这里开展公益服务,为居民免费理发、磨刀磨剪、义诊问诊、答疑释法。每次搞完活动,居民们都不急着回家,而是一起围着屋里的老物件聊从前。“社区里的志愿服务,不就是以前咱村里总说的‘谁家有事,搭把手儿’吗?”距离感就在闲谈说笑中慢慢消融。

“邻里花园”落成,荒芜裸地蜕变为满园青翠。刘家码头村一名老党员,主动捐出老宅拆迁留存的老门板。这块浸润过乡村烟火、见证过村居岁月的旧木料,化作古朴牌匾,静静悬挂在花园入口。旧物新生,一方牌匾承载的,是一代人的乡土记忆,也让渐远的乡情,在高楼之下重新生根、缓缓生长。

一幕幕温情场景的背后,是社区数年坚守、以心换心攒下的珍贵信任。

曾经,清理菜地时,老人们守着自家菜畦,满心抵触;如今,居民早已把社区当成自家院落,牵挂着社区的一草一木、一景一物。

那块“邻里花园”的牌匾,经过风吹日晒,字迹变得模糊不清。社区居民姜伯伯对此十分上心,在路上拦住张丽媛问:“那块牌子要重新弄弄了,你什么时候有空,咱商量一下?”

从“你们不能动我的菜”到“咱们加油一起干”,这样的转变,让张丽媛心里甜丝丝的。“这说明居民们已经真正把自己当成了社区的一分子。这就是大城小管最生动的模样。”

“邻里花园”安放耕作喜好,老匾旧物留存岁月记忆,百家宴续邻里乡情……丰收路社区没有简单割裂过往、生硬扭转习惯,而是以温柔的慢治理,让乡土元素、乡村温情巧妙融入城市社区日常,让告别村居的老人们,身在高楼、心有归处,让大家在告别村居生活后,依旧可以寻得到情感寄托。

如今,丰收路社区的升级改造仍在持续,从村民到居民的蜕变没有画上句号。这段关于乡愁、理解与共建的故事,还在继续。



上图“微光”便民服务站内容。
右图“微光”便民服务站外景。

2 社区治理不能简单“一刀切”

“清,不是办法。居民们并非有意对抗,只是放不下对土地的感情。”几轮整治,几轮反弹,张丽媛渐渐读懂了丰收路社区基层治理的这道难题。居民复种的行为,并非刻意违规,而是乡土生活惯性的延续,是一代人无法轻易割舍的土地情怀。

调和乡土生活习惯与城市治理规则之间的矛盾,是城市化进程中一块难啃的硬骨头。这注定是一段双向磨合的漫长过程。

“这事急不得!”张丽媛说,社区治理不能简单“一刀切”,新旧观念的碰撞、城乡习惯的冲突,这本身就是一个缓慢适配的过程。短期突击整治只能压住表面乱象,却改变不了根植多年的生活惯性,更化解不了深藏的民生心结。

为此,社区彻底告别了以往“发现即拔除、违规即整治”的

刚性管理模式。不再用单一的制度约束居民,而是以包容之心接纳生活差异,把尊重、包容与耐心融入治理细节之中,把选择的权利交到居民手中。

理念的转变,最终落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上。遇上刚刚播种或即将收获的菜畦,张丽媛总会耐下心来与老人沟通商量:“等这一茬作物顺利收获,您自行清理菜地,咱们以后不再种了,行不行?”

这份体谅得到了老人的回应,他们乐呵呵答应:“那咋不行?没问题!”到了收获时节,居民会主动邀约社区工作人员上门,热情递上亲手栽种的大葱、青菜。一句“尝尝自家种的菜”,消解了历次整治带来的隔阂与尴尬。

有段时间,小区里也曾有居民在楼下圈养小动物。社区没

有立即取缔,而是带着大家在周边种下了大片月季花,不久,繁花次第开放,楼下景致焕然一新。“您看您家窗前,多漂亮!这么多月季花,拜托您给照看着,行不行?”“行!”“您照看这些花,每天需要不少时间,哪还有空再养小动物?”一句家常话,胜过一纸禁令。果然,没过多久,居民主动清理了饲养的小动物。

与此同时,社区持续推进环境提质,也在悄悄改变居民的行为习惯。依托村居并行的治理优势,社区与村委会联合发力,收集其他区域绿化升级淘汰下来的冬青苗木,一株一株补进小区裸露的空地。社工和居民一同下地,移栽、整地。不懂花木养护,就向有务农经验的老人虚心请教。日复一日,在并肩劳作的过程中,彼此的距离悄然拉近。小区内栽下了大量冬青,裸露的荒地少了,零散菜地的面积也在不断变小。

3 从“一米花坛”走到“邻里花园”

“我们在想,能不能不要把菜地当成一个‘问题’,而是视作一次共建的‘机会’?”社区把议事桌搬到了小区空地上,邀约种菜老人、年轻住户、党员代表、物业代表围坐在一起,把这一块块菜地的去向摆上台面讨论,不预设结论,只将各方诉求坦诚摊开。

“老百姓种了一辈子地,要是彻底不让种、全部清干净,大家心里不痛快,早晚还得偷偷种。”

“可小区绿地是公共的,谁想占就占、谁想种就种,公共秩序就乱了,肯定不行。”

多方博弈,几番讨论,居民提出折中共建思路:“咱们不如换个法子,把这一块块菜地连同小区闲置的小广场一起改造,建成大家一起建、一起管、一起享的大花园。”

“好是好!建花园的钱从哪出?建完之后怎么管?”

一连串现实难题,摆在所有人面前。在津南区“三微四

景”民生品牌建设的背景之下,2024年3月,津南区咸水沽镇社区基金正式落地,采用“政府搭台、社会出资、社区主导”模式,精准破解居民家门口的急难愁盼问题。以基层“小基金”撬动民生“大治理”,为社区空间微改造、环境微提升、打造家门口的便民场景提供了关键支撑。

从办公室座谈到菜地边闲谈,从社区牵头组织到居民主动提议,大大小小的协商交流前后开展了十余轮。一次次观点碰撞,一轮轮意见磨合,分歧慢慢消解,共识悄然生长。

经过大家反复商议,最终敲定改造方案:以楼栋为单元,打造户户可参与的“一米花坛”,栽种居民喜爱的花草果树;将闲置的中心广场,整体升级为开放的“邻里花园”。为让设计贴近生活、贴合民心,社区邀请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师生实地踏勘,规划设计,用VR技术将平面图纸转化为沉浸式实景效

果,让大家直观看见家园未来的模样。

落成后的“一米花坛”沿着楼栋排布,草木葱茏,花果相间;开阔整洁的“邻里花园”焕然一新。最让人暖心的是广场中央特意栽种的一棵山杏树,枝叶舒展,依稀重现了旧时村口大树的模样。

环境焕新的同时,自治力量悄然成形。在村里老书记的带领下,社区组建了邻里园志愿服务队,居民们自发参与,主动出力,自掏腰包购置花种、果苗,栽种山楂、海棠、梨树、柿子树,小区处处生机盎然。

昔日深耕田地的老人们,有了新的牵挂与阵地。大家每日浇水、施肥,修剪护绿,还在花园角落搭建小木屋,统一存放农具物资。闲暇时分,老伙计们围坐闲谈,看护花木。

“以前守着自家小院,现在小区的院子就是咱共同的院子!”

专家观点

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宝芳 社区治理最终目的是安顿人心

目前,天津城镇化率已达86.21%,进入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新阶段。如何在城市社区的规则框架内安放乡愁,找到刚性治理与人文关怀之间的平衡点,成为众多还迁社区共同面对的命题。

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宝芳说,很多人存在一种认知误区,觉得乡愁只属于乡村。实际上,即便生活在城市社区,人们同样需要情感寄托,需要那份熟悉的归属感。在社区里,平衡制度底线与人文温情,是当前城市治理值得深入思考的课题。

李宝芳认为,社区运转离不开公共规则。成百上千人共同居住的小区,如果缺少统一管理,任由私搭乱建、乱堆杂物、占用绿地种菜等现象发生,小区环境会陷入混乱,居民居住体验也会随之下降。规范公共空间、整治人居环境、守住安全底线,这些刚性准则是社区平稳运行的基础,也是全体居民安稳生活的保障。

在她看来,开展基层治理不能陷入“一刀切”的惯性思维。不能只看重环境标准、侧重管控约束,忽视居民长

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与情感寄托。守规矩和留住乡愁,二者从来不是对立的。安放乡愁,不等于纵容公共空间乱象;保留乡土记忆,也不代表拒绝社区更新改造,而是要在制度框架之下,融入更多人文考量与柔性变通。优质的社区治理,从来不是冷冰冰的条文规定,而是饱含温度的精细化服务。

李宝芳认为,咸水沽丰收路社区的实践具有参考价值。社区治理不再一味禁止、简单处置,包容邻里之间自然的烟火互动,支持民俗类邻里活动,把居民深厚的土地情结转化为共建共享的社区载体。社区治理的核心是人,最终目的是安顿人心、凝聚人心。刚性规矩守住社区秩序底线,乡愁情感撑起居民内心的归属感。现代化城市社区,不能只有规整的建筑与冰冷的管理制度,更要有烟火、有集体记忆、有人情味。

李宝芳提出,未来基层治理可以多一份共情、多一点耐心,让居民既能享受整洁有序的居住环境,也能留住熟悉的生活记忆,让社区真正成为有温度的家园。

小区的果树硕果累累。